

樓閣見證—— 從五座屋頂樓閣談故宮外雙溪六十年展覽館使用轉變

■ 林姿吟

本文聚焦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外雙溪展覽大樓屋頂上五座標誌性閣樓，探討其空間使用的演變及展館整體動線的調整過程。這些陸續增建的閣樓，不僅在立面造型上強化了中式宮殿的視覺意象，也反映出館方因應文物保存、觀眾動線與行政機能等多重需求所做的空間調整。其如同一株自老屋簷下緩緩生長的樹木，既向內部紮根擴展，也隨時間伸展出通往天際的枝葉，映照出建築與功能之間持續對話的歷程。

前言

當我們來到故宮，仰望著正館莊重典雅的建築之際，視線常自然而然地落向那層疊的飛簷與精緻的斗拱。且眾人熟知，位於頂層的三希堂，以其氤氳的茶香與熙攘的人聲，成為訪客們駐足小憩的場域。然而，這般鮮活的景象並非建築初始的定格，而是歲月與功能需求共同譜寫的空間敘事。年華流轉，故宮的四樓歷經了溫柔的蛻變，它不僅是建築的一部分，更是故宮不斷演進、持續對外開放的心跳。

閣頂空間

位於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，為一座仿中式木構風格、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宮殿式建築，其外觀極具地標性與象徵意涵。全館建築群以中央主樓為核心，左右兩翼錯落展開，自空中俯瞰，平面呈凹字形；自正立面觀之，敦臺穩重挺立，閣樓高聳於上，左右對稱，高低有序，展現出莊嚴雅緻的中式建築美學。今日造訪的觀眾，對於此建築所展現的中

式細節，往往流露出驚奇與濃厚興趣。

矗立於建築群屋頂高處的五座閣樓，更可謂畫龍點睛之筆（圖1）。遊客或許曾抬頭凝視，並好奇這些閣樓之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風景？又是如何通達其間？這三式五座閣樓，係隨著正館歷次擴建陸續興建，歷經不同階段，其名稱、功能與進出動線亦有所更易。今日，則以其所在位置與體量大小區分為：中央大閣樓、東閣樓、西閣樓、東翼閣樓與西翼閣樓（圖2）。

其中，中央大閣樓位於展館正中央，為最早落成且規模最大者，建於1965年；延伸最遠的東翼與西翼閣樓則為最晚完工，成於1970年；東、西兩側閣樓體量最小，於1967年完成。各閣樓屋頂形式看似相近卻又各具特色。中央大閣樓採用「盞頂」形式，即頂部由四條正脊環繞成一平頂，下接廡殿式屋面（圖3）。檐下施以預鑄斗拱，並繪以素雅彩畫（圖4）。東、西閣樓規模較小，屋頂為單簷四角攢尖式屋頂（圖5），輕巧挺拔，屋簷下同樣施予彩



圖 1 矗立於迎賓路線上的建築主樓，頂上朱脊綠瓦樓閣，為建築畫龍點睛。 作者攝



圖 2 國立故宮博物院五閣名稱對應 作者攝



圖 3 中央大閣樓屋頂是少見的的盞頂 作者攝



圖 4 中央大閣樓屋頂下的預鑄斗拱與素雅彩繪 作者攝



圖 5 單簷四角攢尖式屋頂的東閣樓 作者攝



圖 6 東閣樓外牆彩繪斗拱樑 作者攝



圖 7 與中央大閣樓屋頂一樣的西翼閣樓 作者攝



圖 8 東翼閣樓外牆彩繪斗拱樑 作者攝



圖 9-1 中央大閣樓屋脊起翹處七隻走獸 作者攝



圖 10-1 西翼閣樓屋脊起翹處五隻走獸 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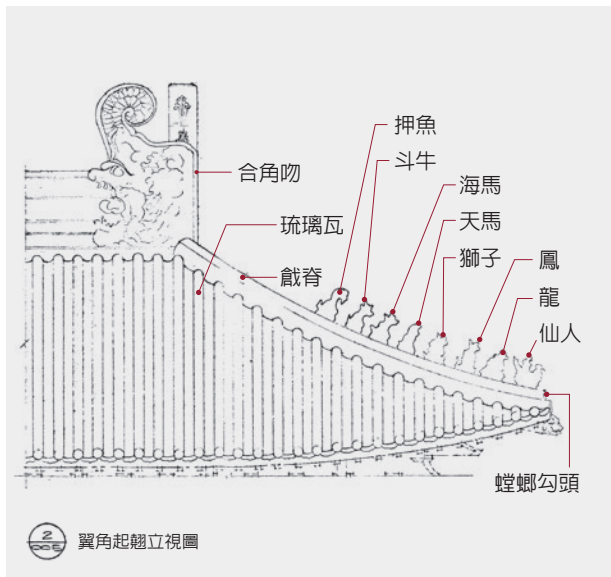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-2 正館屋頂維修圖，可看見中央大閣樓走獸名稱，由仙人開始七隻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《正館屋頂整修工程契約》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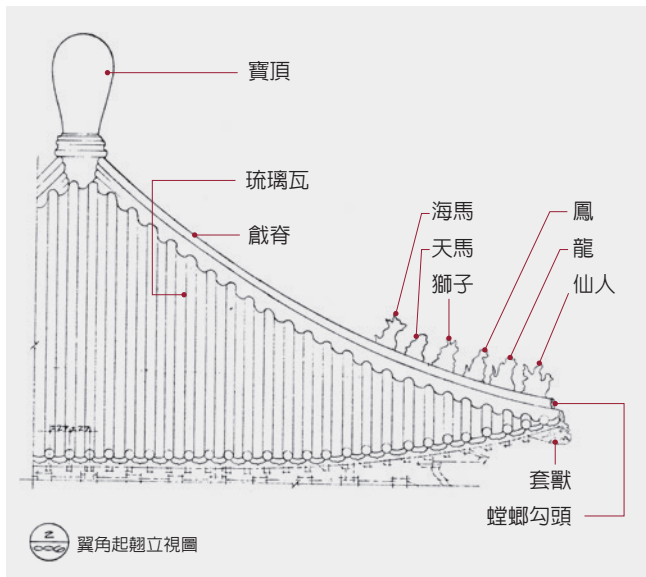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2 正館屋頂維修圖，可看見兩側閣樓走獸名稱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《正館屋頂整修工程契約》附圖

繪（圖6）；東、西翼閣樓則可視為中央閣樓之縮小版本（圖7），同樣為盪頂，屋頂之下飾以彩繪樑與斗拱（圖8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盪頂正脊四端皆安置龍形鴟吻，三組閣樓戱脊上並設有仙人與走獸。走獸也稱「吻獸」、「神獸」、「脊獸」等，是一種兼具傳統裝飾與象徵意涵的建築元素，其數量與建築等級有關，傳統建築屋脊神獸的設置，講究「仙人領頭、神獸跟隨、等級有序」，不僅是建築藝術裝飾，在傳統建築禮制

上有具體尊貴意象。數量越多，象徵建築地位越高，反映出「禮制」與「尊貴有序」。故宮建築正可見這個現象，依據建築完成之先後，其上之走獸數量亦呈遞減趨勢：中央大閣樓置七隻走獸（圖9-1、9-2），東、西閣樓各五隻（圖10-1、10-2），而東翼與西翼閣樓則各配置三隻（圖11-1、11-2）。這樣的配置，隱含著歷次建造時序與制度象徵的遞進關係。由此觀之，五座閣樓不僅為屋頂造型增添層次與變化，更凝聚了文化意涵與歷史軌跡。

中央大閣樓——三希堂所在

現今為眾所熟知的「三希堂」，位於故宮正館建築中軸之上，五座閣樓中體量最為宏大且最為醒目的中央大閣樓內。自1984年起，這裡成為融合皇帝書房意象的中式餐飲場所，成為遊客在故宮館內用餐的首選，並可由正館中央後方之樓梯或電梯通達。然而，這座空間的功能與樣貌，其實曾歷經多次轉變，其起始可追溯至



圖 11-1 西翼閣樓起翹處三隻走獸 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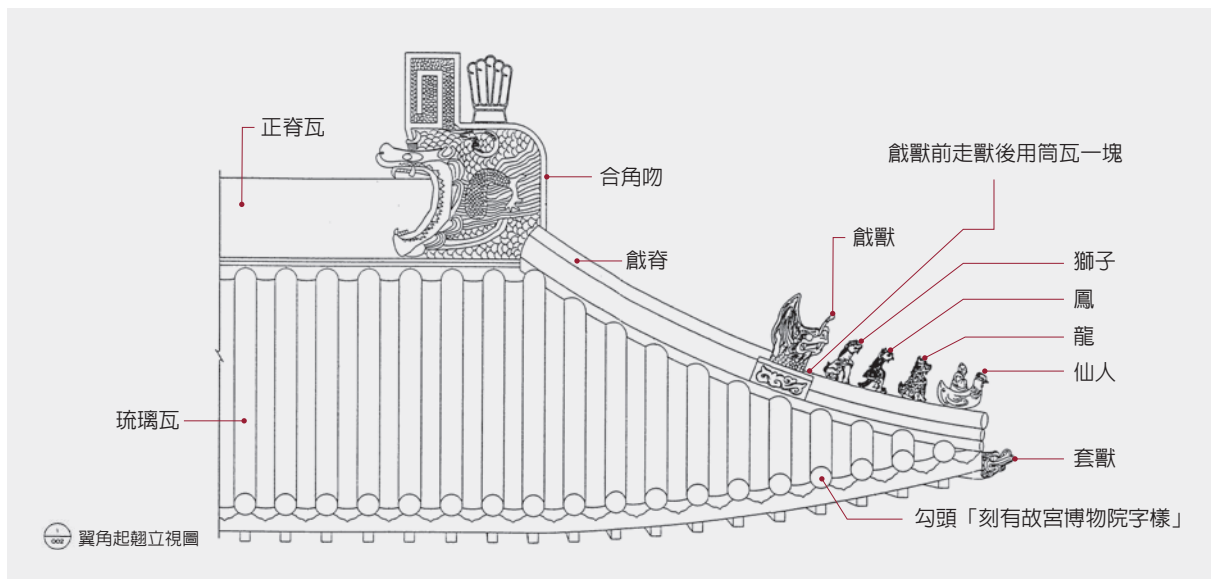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-2 正館屋頂維修圖，可見兩翼閣樓盪頂走獸由仙人開始等三隻。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《正館屋頂防水及屋瓦翻修工程合約書》附圖

1965 年開館初期，當時作為展覽場域，曾名為「中央大閣樓」、「閣樓」或「三樓特展室」。

透過建築師黃寶瑜（1918-2000）於 1966 年 7 月發表於《故宮季刊》創號的〈中山博物院之建築〉文中，我們得以一窺當年「閣樓」空間的面貌。文中不僅對其位置、空間構成及周邊關係有清晰描述，更留下今日已屬罕見的展場照片（圖 12）。圖中所見，展場四周為通透開放的落地玻璃門窗，自然光可自由灑入，白色調的展廳中設置有數座四面玻璃高櫃，天花為繁複精緻的藻井設計，中央攀龍——即現今輪廓依然保存的攀龍鬥八藻井。展櫃上陳列的壺、盤、杯具等物品，據推測即為 1966 年的「畫琺瑯瓷器特展」之展場。¹

當年此閣樓展場亦可步出戶外，俯瞰中軸大道。相較於現今受限於溫濕度控制要求的展廳形式，能讓天光自然進入、與外部景觀互動的展覽空間，已屬難得一見。頂閣這樣環境開放的時間有多長，目前尚不可考，但展場啟用初期即展出多檔重量級特展，包括 1965 年 11 月的「明清書畫扇面特展」、1966 年 7 月的「銅鏡特展」，展出高達 144 件銅鏡，接續有 1967

年「食衣住行育樂古畫特展」等，²涵蓋書畫、陶瓷、銅器等多元材質，展現故宮策展初期的多樣面貌。

自 1970 年 4 月至 1984 年 3 月間，隨第二期擴建工程完成，在 *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*（後簡稱《故宮通訊》）平面圖說明中，閣樓展場轉型為固定主題之常設展，命名為「文人生活特展」。此展透過 1967 年 10 月《經濟日報》及《聯合報》報導得知，似乎於正館第一次擴建工程完工後推出。關於該展覽空間的具體陳列與設計，現存影像資料頗為有限，所幸尚有展覽說明書及若干報導可資參考，得以略窺其展陳內容之概貌：

這間文人生活特展室的陳列，當然是相當象徵性的：當中一張大桌，兩側排列着書櫃……兩旁分列着琴棋書畫四張桌子……。我們希望在這間展覽室中，提出一些古代文人的生活項目，由這些項目中提引起觀者一些古代文人生活的想像，和古代宮庭中休閒生活的想像。

展覽說明書可見該展覽空間以琴、棋、書、畫為核心主題，透過情境式陳設，呈現古代中國文人生活風貌。

1967 年 10 月 11 日《聯合報》與《經濟日報》也曾報導：

故宮博物院在三樓特展室並特別舉行一個『中國文人生活展覽』，介紹中國讀書人的琴棋書畫生活，使人有一種安詳的感受，而發思古之幽情。³

故宮花了新臺幣二十多萬元，在正館的閣樓，佈置起中國文人生活，大的太師椅，雕刻講究的桌子和櫥子，上面擺設著古玩、藝術品，使人感受到



圖 12 1966 年的中央大閣樓，天花可見彩繪鬥八藻井中藍底金龍，四周懸掛中式燈籠。取自黃寶瑜，〈中山博物院之建築〉《故宮季刊》，1 卷 1 期，1966 年 7 月，頁 69-77。



圖 13 1993 年琴棋書畫新賞展琴桌陳設 王復華攝



圖 14 1993 年琴棋書畫新賞展畫桌陳設 王復華攝



圖 15 1984 年三希堂古典茶樓樣貌，天花板上彩繪門八藻井與藍底金龍，四周懸掛中式燈籠仍維持原貌。取自袁德星，〈從傳統中創新近代文物陳列室〉，《故宮勝概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7，頁 155。

一股恬靜和安祥。⁴

而 1970 年 7 月《聯合報》也持續報導著：

中國文人生活展覽將展出琴、棋、書、畫、以及文房四寶筆、墨、紙、硯，故宮博物院已將三樓展覽室佈置成中國文人書房，還特別添購名貴的屏風和古式桌椅，以增加氣氛，從這項展覽中，觀眾可體味到古時文人習讀環境的講究和幽雅。⁵

時隔 23 年後，故宮於 1993 年在近代館舉辦「琴棋書畫新賞展」（圖 13、14），展場以仿古家具與複製器物為基礎，輔以當時先進的大圖輸出技術，分設琴、棋、書、畫四區，整體空間布置雅致而富層次。此展的陳設風格，或可作為當年「古代文人生活展」空間樣貌的一種想像參照。

1984 年，適逢故宮臺北建館二十周年前夕，隨著第三期擴建工程與陳列室全面更新的啟動，位於正館頂層的展室空間迎來了其功能性的關鍵轉型。此次變革旨在回應當時社會對文化體驗多元化的需求，並賦予該空間全新的定位：一個融合中式飲食、文創商品販售與展示功能的複合式場域，並正式定名為「三希堂」——古典茶樓（圖 15）。「三希堂」之名，典出清高宗乾隆皇帝於紫禁城養心殿內所設之書房，其間珍藏了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、王獻之〈中秋帖〉、王珣〈伯遠帖〉等書法瑰寶，象徵著文人雅趣與皇室對書畫藝術的極致推崇。「三希堂」的創立，正是汲取此一深厚文化意涵，企圖營造一個能讓大眾親近傳統文人生活美學的空間。此一構想據云係於 1984 年 7 月具體成形，並由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（1921-2007）先生親自推動，旨在「推動藝術落實生活」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設計，便是將乾隆皇帝「三希堂」



圖 16 1984 年三希堂入口樣貌，可見三希堂陳設，彈琴的蠟像據說是前展「古代文人生活展」沿用下來。 王復華攝



圖 17-2 2025 年三希堂天花板上的藻井，原有顏色已被覆蓋，隱約可見與東閣樓天花藻井相近的圖案。 作者攝



圖 17-1 2025 年三希堂人文空間樣貌，原有的華麗藻井退縮隱形，取代的是低調奢華的藏經閣架。 作者攝

玩賞古物的雅室一角予以複製，作為茶樓的入口意象（圖 16）。此空間在啟用之際，便立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媒體報導，「三希堂」一詞也迅速成為該空間的代稱，深植人心。

儘管在 1996 年第五期擴建工程完成後，該空間的風格轉向融入更為現代的藏書閣語彙（圖 17-1、17-2），但「三希堂」之名仍沿用至今。這一名稱的持續使用，彷彿一條無形的線，

繫住了過往與當下。當我們步入其中，或許已然忘卻它曾是承載文物的展覽空間，但那「三希堂」三個字，卻像一道溫柔的提示，低語著時間的流轉。

東西閣樓——故宮最早最小的咖啡廳在此

當我們自四樓中央大閣樓三希堂的窗邊望出，朝左右兩側看去，可見兩座門窗緊閉、佇



圖 18 東閣樓天花板上的藻井 作者攝



立於屋頂之上的小型閣樓，是另外兩座藏有時光軌跡的閣樓——東西閣樓（見圖 5）。

這對分列於東、西兩側的閣樓，為 1967 年第一次擴建工程中的成果，興建時序早於 1970 年落成的東翼與西翼閣樓，亦為整體建築群中最早出現的附屬屋頂空間之一。就建築裝飾而言，東西閣樓餞脊上各設五隻走獸，等級僅次於中央大閣樓，顯示其在結構設計與視覺層級

上的重要性，四邊設有玻璃門窗，閣樓外有樓梯與三樓屋頂銜接，四角攢尖頂內也沿用閣樓裡共有的藻井天花、雕樑及花蓮大理石材質等語言（圖 18）。

然若論其對民衆開放的歷程，卻頗為低調——這兩座閣樓僅於第一期擴建完工後至第五期擴建前（約 2000 至 2004 年）這段期間開放，開放時早於三希堂轉型為茶樓餐廳的時間，且以「閣樓咖啡廳」之名對外服務，提供簡便的咖啡、茶飲與甜點。東西閣樓咖啡廳明確開張時間尚無可考，*National Palace Museum News Letter*（後簡稱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）平面圖的咖啡廳開始露出時間為 1983 年，但咖啡館啓用時間應該更早，1979 年《聯合報》已提到故宮 4 樓有冷飲室的報導。⁶ 有同事確認 1976 年時咖啡廳已開張。第一期擴建時，東西閣樓已配備電梯，雖可確定在 1966 年建築完成時，尚無對外開張，但確定他們是正館裡最早提供飲食服務的空間。

這兩閣樓然受限於空間規模、動線條件與營運成本，其座落於四樓，唯有搭乘電梯方可抵達，空間隱蔽且無法容納較多客數，這些因素成為其營運上的挑戰。儘管如此，在將近 30 年的開放期間，仍招呼了不少喜愛靜謐角落的觀眾。

第五期擴建後，隨著 2007 年故宮正館一樓增設輕食餐飲空間「閒居賦」，提供更大空間及更多樣的餐飲選擇，東西閣樓的功能亦隨之淡出舞臺。此後，這對曾短暫開放、為觀眾所熟悉的小閣樓遂轉為後場空間，不再復出，僅能由遠方仰望，只餘封閉門窗之後的沉靜。它們靜靜地矗立於屋脊之上，彷彿成為一段只屬於過往時光的註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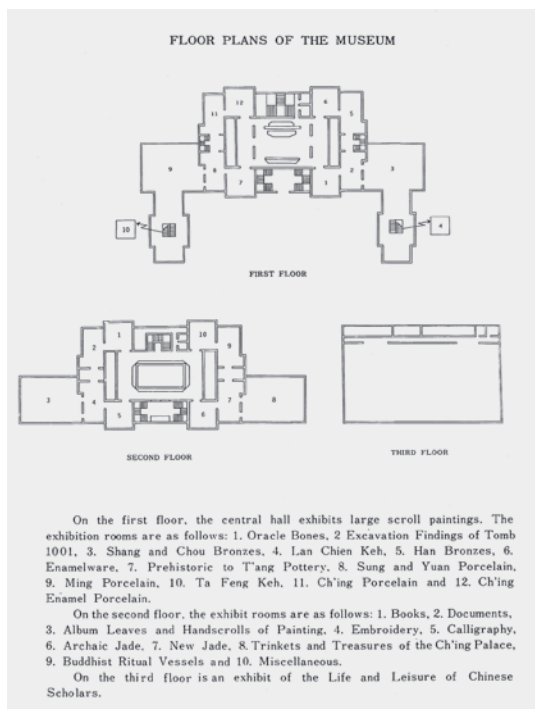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-1 1970 年 4 月東西兩翼閣樓首次出現的展覽大樓平面圖，由一樓的左右兩側樓梯登入，分別是一樓的 4 號及 10 號陳列室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，Vol. 2, No. 6, 1970 年 4 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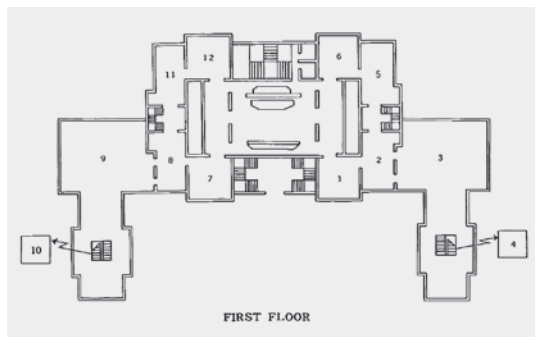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-2 1970 年展覽大樓一樓平面圖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，Vol. 2, No. 6, 1970 年 4 月。



圖 20-1 大風閣內的藻井天花及畫樑，中央的大圓壁是「環形玉器」展的裝飾。王復華攝



圖 20-2 大風閣內的鳳鳥藻井天花 王復華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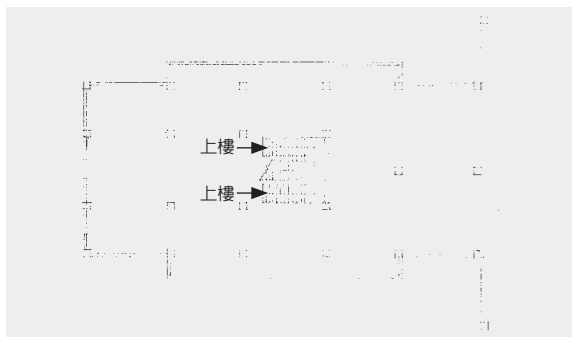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1 1969 年建築圖中東翼二樓平面圖，可看到登上大風閣樓梯位置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《正館第二次擴建水電工程》圖

兩翼閣樓——蘭千與大千

歷史的步履未曾停歇，而我們的視線，也將繼續向前，走向下方那兩座量體更大的翼閣——它們所承載的，是另一種故宮擴建與使用記憶的延續。

在故宮正館屋頂的建築群中，東西兩翼閣樓雖為最後興建，卻在未落成前便已被命名——東翼為「大風閣」，西翼為「蘭千閣」。此命名緣起於 1969 年林柏壽（1895-1986）先生寄存於故宮的一批「蘭千山館」書畫、法書與硯臺，

以及張大千（1899-1983）先生捐贈的敦煌摹本與拓片，適值第二期擴建工程如火如荼進行，館方遂有意將新增空間規劃為專屬展室，以資紀念並彰顯捐贈者對文化資產保存的貢獻。

以「蘭千山館」的寄存文物為例，1969年，當故宮獲得蘭千山館的珍貴寄存文物時，便立即展現了對這批藏品的高度重視。同年，故宮隨即舉辦了蘭千山館藏品特展，精選展出林柏壽先生所寄存的書法作品六十五件、名畫五十八件，以及古硯九十六件，並出版圖錄。然而，由於蘭千山館文物數量極為豐富，遠超當時展覽空間所能一次呈現的規模，故宮隨即向外界表示，受限於現有場地，無法將所有珍品一次展出。為此，故宮承諾，待隔年擴建工程完竣後，將會闢設專室，並規劃分批、陸續地展出這些深具歷史與藝術價值的藏品。⁷此舉不僅彰顯了故宮對藏品展示的嚴謹規劃，也體現了博物館對於文化傳承的長期承諾。

1970年3月第二期擴建竣工後，兩翼閣樓正式命名：東翼為「大風閣」，西翼為「蘭千閣」，分別對應張大千與林柏壽的齋號「大風堂」和「蘭千山館」。與中軸線上的三希堂轉為餐飲空間不同，兩翼閣樓自啟用以來，一直承擔展示之任。根據《故宮展覽通訊》1970年4月號記載，蘭千閣（4號陳列室）展出林柏壽收藏之法書、繪畫與古硯；大風閣（10號陳列室）則陳列張大千捐贈之敦煌摹本（圖19-1、19-2）。⁸到擴建第三期施工期間，兩閣一直展示捐贈與寄藏的書畫文物。

兩翼閣樓的空間設計延續中央大閣樓之風格，屋頂同為盪頂形式，室內設置藻井天花（圖20-1、20-2），雕梁畫棟間彰顯中式建築之神韻。四根主要立柱選用花蓮產大理石包覆，增添質感與莊重感。初期參觀動線別具特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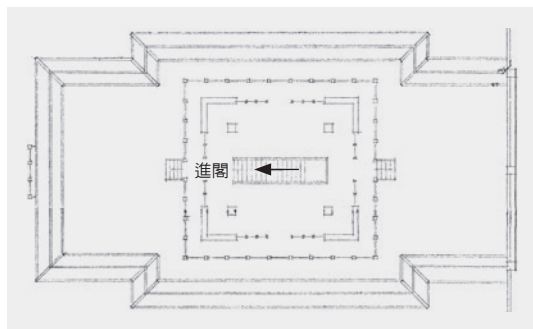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2 1969 年建築圖中東翼屋頂平面圖，中央具四柱的空間為大風閣平面，中央可見樓梯入口位置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《正館第二次擴建水電工程》圖



圖 23 1996 用玻璃廊橋銜接進東翼閣樓「環形玉器」展場入口樣貌 王復華攝

須由二樓專屬階梯登樓，非常有「樓閣」之感（圖21、22）。當時建築設計中亦配置出閣樓戶外走下二樓屋頂的階梯，玻璃門窗設計允許自然光引入，若非因展覽需求遮蔽，應與三希堂相仿，擁有遠眺園區景觀的視野。然而目前尚無該段時期完整的室內照或圖像資料，但據訪談經辦展覽同事說明，兩閣展場四周光線是被封閉的，四邊配以高櫃，方可機動布置立軸、冊頁、手卷及器物展品。

1983年2月進行「陳列室裝修工程」時，兩閣曾短暫關閉，直至1989年4月重新啟用，參觀動線亦隨之更新：由原先的登樓動線，改為從三樓展場以玻璃廊橋橫向銜接進入（圖23），

動線轉為平移 6 階登樓（圖 24-1、24-2），提升了空間使用與展覽更換的靈活性，也減輕了參觀動線上體能的負擔。此時進閣前的爬梯仍有登高的感覺，仰望的視線端點成為展場設計重點（圖 25），設計引人注目的造型天花或聚焦主視覺，從環形玉器的展場照片可感受一二（圖 26）。

此時，兩閣所承辦之展覽亦不再侷限於張、林二人相關文物，而轉為以器物為主的特展空間，東邊玉器特展室，西邊銅器特展室。對外訊息上也不再使用兩閣名稱，平面圖上相關位置標示 315 室（東邊）與 314 室（西邊）。315 室自 1989 至 2001 年展出「痕都斯坦玉器特展」（1989-1993），「環形玉器特展」（1995-199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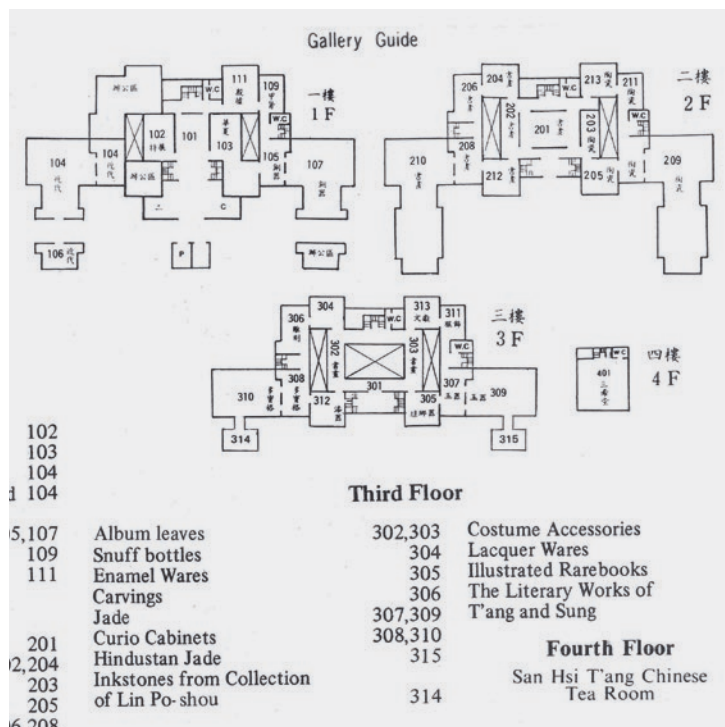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4-1 1989 年展覽大樓平面圖，畫面中央平面圖即樓層重新命名後的三樓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，Vol. 21, No. 2，1989 年 4 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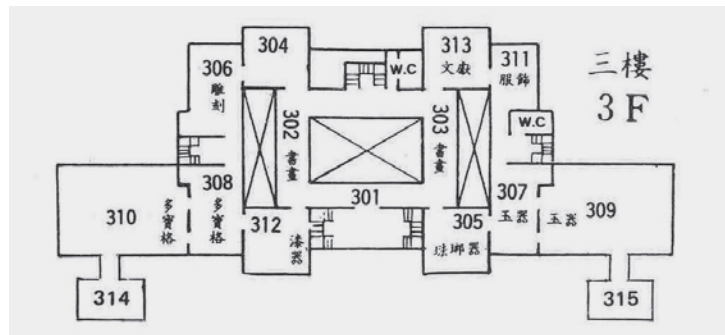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4-2 1989 年展覽大樓三樓平面圖，東西兩翼閣樓 315、314 的位置移到三樓平面圖中。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，Vol. 21, No. 2，1989 年 4 月。



圖 25 「宮廷之雅」拾階端點，以展覽主視覺牆迎接觀眾。王復華攝



圖 26 「環形玉器」拾階端點，以玉璧造型天花特展修裝飾。王復華攝



圖 27 1995 年東翼「環形玉器」展場 王復華攝



圖 28 1992 年西翼「商周青銅兵器展」展場樣貌，可見「蘭干閣」屋內彩繪橫梁，花蓮大理石包柱，陳設各式獨立型高低展櫃。 王復華攝



圖 29 1996 年西翼「商代金文特展」展場，可見天花板上的彩繪藻井與橫梁。 作者攝

(圖 27)、「宮廷之雅——清代仿古及畫意特展」(1997-2001)等；而 314 室則先後展出「蘭千山館古硯特展」(1989-1990)、「商周青銅兵器展」(1992)(圖 28)、「商代金文特展」(1993-1996)(圖 29)與「西清硯譜古硯特展」(1997-2001)(圖 30)等主題展覽。這時期已留下較多影像可以了解閣樓展場的樣貌：展場的四周光線封閉，



圖 30 1997 年西翼「西清硯譜古硯特展」展場樣貌 王復華攝



圖 31 東翼「環形玉器」展場中「大風閣」匾額，張掛處下方為玻璃廊道入口。 王復華攝



圖 32 西翼「西清硯譜古硯特展」展場中「蘭千閣」匾額，張掛處下方為玻璃廊道入口。 王復華攝

四周是展陳器物的高展臺高櫃，前期登樓進閣的樓梯入口已看不見，所幸當年的匾額在原址（圖 31、32），留下線索讓人探究由來。而沒繼續展捐贈寄存文物，是因該批文物材質多為紙質，而展場因獨立於屋頂上環境不利於紙質展示，故而改變展覽策略。之後張大千捐贈與蘭千山房寄存文物展示就變分散在展場，沒固定的展出時間和地點。

2007 年，隨故宮第五期「正館改建動線工程」實施，原有廊橋與兩翼閣樓空間一併納入三樓東西展室整體空間中，東翼併入現為「吉金耀采」銅器常設展的 305 室裡、西翼併入現為「敬天格物」玉器常設展的 306 室裡（圖 33）。自此，「蘭千閣」與「大風閣」的命名正式淡出館內正式編制，僅有屋頂結構中斜頂與高天花的軌跡（圖 34、35），仍於展場深處悄然訴說著過往記憶。

故宮閣樓的時光印記

六十年來，外雙溪的正館大樓以其仿中式宮殿風格，穩坐臺灣文化地景的核心位置。這座鋼筋混凝土仿木結構的地標性建築，自 1965 年落成以來，外觀看似未有太大變化，然而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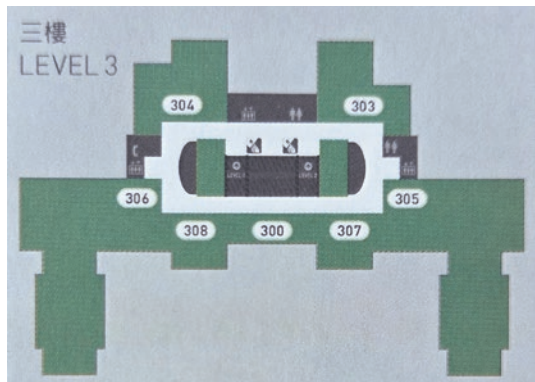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3 2007 年整修後重啟的展覽大樓三樓平面圖，東西兩翼已無脫開主體建築的獨立房號，分別整併進 305 及 306 展場。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故宮展覽通訊》，39 卷 2 期，2007 年 4 月。

內部空間卻歷經多次隱性的轉化與調整。

曾經高懸於屋頂的閣樓，靜默地俯瞰著這座博物殿堂。如今，有的已悄然封閉，有的被重新整修、改換功能。東西閣樓退居幕後，不再對外開放，仿若沉睡在記憶中的一頁；蘭千與大風，從動線的上下、平移，到最終的整併。而中央大閣樓，則在時代的流轉中，褪去特展空間的莊嚴，轉身成為三希堂，一處可以飲茶、歇息、感受文化氣息的所在，讓我們幾乎遺忘了它們曾是展覽的風景與文物的居所。閣樓不再只是觀看文物的地方，它們自身也成為被



圖 34 從 305 室常設展「吉金耀采」銅器陳列室後區的天花挑高區，可辨識出為原大風閣位址。 作者攝



圖 35 306 室「敬天格物」玉器常設展陳列室後區的天花挑高區，為原蘭千閣位址。 作者攝

觀看的歷史——那是一段段空間轉化的軌跡，也是建築與時間共同寫下的手稿。當我們再回望這些屋頂的身影，不只是尋找建築的細節，更是在尋找與我們自身記憶相連的線索。

細究這些閣樓的興建時序、型制差異與空間使用的層層演進，在百年院慶之際，我們試圖透過對這些空間敘事的耙梳，勾勒出一部故宮轉型的微觀史，不僅見證建築的生命，也映照出故宮作為文化殿堂的深邃底蘊。

致謝

本文得以完成，特別感謝故宮外雙溪早期期刊編輯的卓著貢獻，以及多位前輩同仁提供的詳實訊息。文中關於1965年至1991年間的史料，主要參考自《故宮通訊》與《故宮展覽通訊》。由於資料梳理不易，行文中或許仍有未能盡臻精確之處，敬請各位專家先進不吝指正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

註釋：

1. "MUSEUM ACTIVITIES," *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* vol. 1, no.1 (1966.3): 7.
2. 「明清書畫扇面特展」參自 "MUSEUM ACTIVITIES," *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* vol. 1, no. 1 (1966.3): 7；「銅鏡特展」參自 vol.1, no. 3 (1966.7): 12；「食衣住行育樂古畫特展」參自 vol. 1, no. 6 (1967.1): 12。
3. 中央社台北十日電，〈擴大文物展覽 博物院內觀眾流連忘返〉，《聯合報》（1967年10月11日），5版。
4. 經濟日報訊，〈國立故宮博物院擴大舉行文物展 昨日觀眾數逾兩萬人〉，《經濟日報》（1967年10月11日），7版。
5. 聯合報訊，〈文人生活書畫琴棋 雲屏檀几盎然古意 故宮博物院今舉行展覽 新建兩閣樓將同時開放〉，《聯合報》（1970年4月10日），5版。
6. 桂文亞，〈第三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側記（三）〉，《聯合報》（1979年8月10日），8版。
7. 〈林柏壽捐古物珍藏 昨起在博物院展出〉，《經濟日報》（1969年7月4日），6版；〈蘭千山館藏品特展〉，《聯合報》（1969年7月29日），10版。
8. 《故宮展覽通訊》vol. 2, no. 6 (1970.4)。平面圖標示4號陳列室蘭干閣，10號陳列室大風閣；說明蘭干閣展出林柏壽收藏之法書、繪畫與古玩；大風閣則陳列張大千捐贈之敦煌摹本。《故宮展覽通訊》在1968年11月以英文版發行，在1992年10至12月號第24卷4期改為中英版發行，文章內容將以中文標示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本社，〈三希堂規模重現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9期，1984年10月，頁134。
2. 本社，〈琴棋書畫新賞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24期，1993年7月，頁28-36。
3. 秦孝儀，《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：肇始 播遷 復院》、《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：擴建 轉型 茁壯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。
4. 黃寶瑜，〈中山博物院之建築〉，《故宮季刊》，1卷1期，1966年7月，頁69-77。
5. 樓慶西，〈中國建築·屋頂〉，臺北：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1。
6. 簡松村，〈三希堂的新境界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0期，1984年11月，頁72-73。
7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〈正館第二次擴建水電工程〉，1969年。
8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〈正館屋頂整修工程契約〉，1982年。
9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〈正館屋頂防水及屋瓦翻修工程合約書〉。
10. 《故宮簡訊》，1卷1期～3卷11期，1980年4月～1983年5月。
11. *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* (《故宮通訊》), Vol.1, No.1, 1966.3～Vol. 5, No. 2, 1970. 5。
12. *National Palace Museum News Letter* (《故宮展覽通訊》), Vol.1, No.1, 1968.11～39卷2期，2007年4月。

包羅萬象

院藏亞洲織品展

The Fabric of Life

Asian Textiles from the
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

Gallery

S304 展廳

第1檔 | Rotation 1

2025.3.22 – 6.22

第2檔 | Rotation 2

2025.8.2 – 11.2

主辦單位
Organized by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
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借展單位
With loan from



國立臺灣博物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